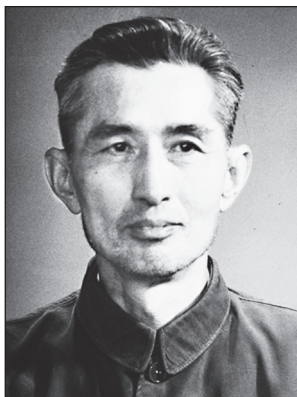


# 为祖国石油化工事业鞠躬尽瘁

——纪念武迟诞辰一百周年

○王君钰（1946届化工）



武迟学长

武迟（1914年12月—1988年3月），1932—1936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39—1949年在美国世界贸易公司从事化工设计工作。解放后毅然回国，先后任职于清华大学石油系、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为中国的石油化工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武迟先生生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本文作者王君钰系武迟遗孀，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本文是作者为纪念武迟诞辰一百周年所作。

武迟，1914年12月16日出生在北京小椿树胡同一个书香门第。1926—1929年，

在北京崇德中学初中读书。1929—1932年先后在上海私立中学、杭州蕙兰中学读高中，1932年在杭州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2—1936年，武迟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国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武迟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也被当时的北平公安局抓捕，他母亲知道此事后，因受惊吓心脏病发作，病情加重。大哥武奋从上海专程到北平公安局交涉，设法营救，在被拘留数星期后得以释放。但母亲的病却没能好转，1936年病逝。

在清华就读时，武迟成绩优秀，曾获得理学院奖学金。1936年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在上海，他便住在舅父严鸥客家中。严鸥客老先生是早年留学英国的大会计师，他对武迟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给予过许多关照。不久，武迟考取了公费留美，当时他的科学救国思想十分强烈，他希望出国后改学化工，于是离职去杭州浙江大学化工系短期进修化工课程，为出国作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严鸥客与武迟父亲武曾傅到莫干山避难，武迟在上海等候出国，原定8月中旬乘胡佛号轮船赴美，可是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局势已非常紧急，赴美轮船只能停在吴淞口外，旅客乘小船过渡。大哥亲自送他到外滩，踏上

##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了远航的路途。

在美期间，上海与美国也完全隔绝无法通信，只有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与在美家属联系，每次信中只能写25个英文字母，大哥寄去问候，武迟在原信上也回25个字母，这份珍贵的信件家人一直珍藏，可惜后来在逃难途中遗失。

### 远赴重洋

武迟赴美后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学位，他当时已改学化工专业，因此在校期间他又到化学工程实践学校半年，获得化学工程实践科学硕士。他出国后一心想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放弃了读博士的机会。他在个人自传中曾写道：“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可以说是在两个时期取得的，第一个时期是清华大学、浙大和MIT研究院及实践学校中学习，第二个时期是在1946年以后，在编写《基本化学工业工艺学》教材时，较广泛地查阅了有关书刊及从战败的德国取得的技术资料。”

1939年8月，他从MIT毕业后，到美国世界贸易公司任工程师，不仅到相应工



武迟、王君钰夫妇

厂实习，还进行了理论学习。他曾在著名化工专家侯德榜先生领导下工作，并曾到美国化工厂、炸药厂以及加拿大化肥厂、炸药厂实习，对合成氨、硝酸制造、硝酸提浓、硫酸制造、硫酸提浓、TNT制造、硝酸甘油制造、无烟火药制造等均有涉猎。他不仅编写详细实习报告，而且为国内兵工厂设计化工装置提供技术数据。同时，他广泛地查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化学工业的一些重要技术数据，并与施铨元先生一起编写了《基本化学工业工艺》一书，成为他回国后教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但是，这段历史也让他多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深刻反省。

1939—1940年，他还在美国农业部研究所参加用电解法制氯酸钠新工艺研究工作，取得为中国设计氯酸钠厂的部分数据。1940—1942年，他用业余时间，在美国ASTM学习材料力学，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化工电工课程，为进行跨学科的设计工作提供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深得人心的，于是下定决心回国。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电聘，于1950年回国。

### 报效祖国

武迟回到北京时，正值全国第一次石油会议召开，他参加了会议的一些技术活动，并应邀去东北考察了一些人造石油厂和炼油厂。在清华大学担任燃料研究室研究员及化工系教授期间，他的工作由一般化工转入了石油炼制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并于1952年代理新成立的石油系主任一职。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他任该校教授兼石油炼制系主任，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石油炼制专业。

在北京石油学院成立后的几年时间内，他发表过四篇文章，其中三篇在《燃料学报》上刊登，如1956年所写的《石油加工的现代发展》一文，较全面地评述了石油炼制工艺技术的新发展。其他两篇也都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文章。

反右运动开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较大变化，武迟作为从美国回来的旧知识分子，必将会受到冲击，但是领导认为他有才华有能力，1958年底将他调到了石油工业部，任炼油生产技术方面的副总工程师，后来又升为总工程师。在这段工作中，石油部领导如刘放、孙晓风、侯祥麟等对他都非常重视，1965年他又兼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他深入到很多石油炼油厂蹲点，指导各厂的技术进步和增产挖潜，并参加和指导了铂重整等炼油新工艺和顺丁橡胶石油化工新工艺的开发工作，这些新工艺都在工业上大量推广应用。

在这一阶段，石油部多次派他到国外考察。1959年3月，他陪同石油部副部长刘放去意大利ENI集团，考察炼油及石油化工生产科研；1960年去苏联国家计委商谈有关炼厂工艺流程；1962年12月—1963年2月，又去法国石油研究院及工厂考察。他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4年还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6年初，武迟领导了顺丁橡胶大会战，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石油炼厂多方面合作，地点在锦州石油六厂。是在我国首次自行研究、设计和建造的半工业装置上开工的，其中还包括国外尚未工业化的氧化脱氢制取丁二烯工艺。会战开始不久，文革开始了，有关单位陷入了混乱，他作为会战副总指挥，不但要全面负责技术工作，还要组织协调各方人员。他夜

以继日地坚持在第一线工作，一天晚间骑车到车间，被人撞倒摔得右肩脱臼住进医院，伤好后仍坚持工作。一直到1967年初，半工业装置全部投入运转，他才回到北京。此时文革动乱已经席卷全国，他回到部机关后又立即被派到山东胜利炼油厂，参与指导这一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开工。

在文革最困难的条件下，武迟尽心竭力排除干扰，完成多项重要工程，这表明了他一贯坚持按科学程序办事的工作态度和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 脱胎换骨

1967年山东胜利炼油厂开工会战结束后，武迟回到了部机关，此后就没有再参加技术工作，被分到由政治上有些“问题”的人员组成的学习组。每天学习文件、参加批斗会、搞“三忠于”活动，还用塑料窗纱刺绣毛主席像及毛主席诗词。

文革开始后，我们的家庭也受到很大冲击，不仅遭到抄家，而且被从较宽敞的住处赶出来，去和一家五口的工人造反派小头头合住在同一个单元房里，三间屋内要住十口人，这被称为“掺沙子”。

1969年秋，我们的大儿子建初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接着是响应林彪的一号命令，我必须随石油学院三天之内迁校到山东东营。那时，武迟由于劳累再加上心情上郁闷，身体已开始走下坡路，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坐骨神经痛得腰直不起来，只能卧床休息。我请求晚几天走，学校的军宣队不批准，说此次迁校是军事行动，我只得随学校独自一人去了东营，留下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照顾爸爸。一直到1969年12月，石油部在湖北潜江成立五七干校，允许职工携带家属，石

##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油学院才放我从山东回来，我们一家四口总算团聚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

潜江干校实际是一个劳改犯农场的旧址，有几排破旧不堪的房子，开始时男女分别住在大集体宿舍，后来学员们自力更生建起一些简易住房，1970年初每户可以分到一间房，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家。当地是血吸虫的重疫区，有些学员就在种水稻以及防洪中传染上血吸虫病。武迟刚到干校时被分配去放羊，每天手挥羊鞭追赶着羊群，从体力上还能勉强胜任。后来让他去大田劳动，干的是挖沟挑土的重体力活，他本来腰就不好，还患有胃下垂胃溃疡等多种疾病，所以每挖一次沟必然会造成胃出血，多次出血后被医院强行扣下住院治疗。那时他还把这种折磨看成是对他的考验，是劳动锻炼。

1985年他在入党志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劳动锻炼和较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及一些马列原著，使我路线斗争觉悟有所提高，……这些锻炼和学习使我的思想境界开阔了一些，并且对我克服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干校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一次考验，但绝不是锻炼。武迟不仅在身体上受到折磨，在思想上也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一个归国知识分子，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可是到干校以后，他看到一些从国外回国的老知识分子被强制劳动并拉出来批斗，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在劳动中，也受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使他最不能忍受的是组织对他不信任。我记得在干校时儿子建初发来一封信，谈到申请入团不能被批准，原因是父亲有历史问题，他看到此信后非常激动，

叫我立即找排长沈悦，让组织上回函说明情况，他说“我196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历史上的一些事早已审查清楚，怎么还是问题？”

1970年武迟在干校曾写下一首诗：

雾里水塘春水漾，岸边弱柳嫩枝鲜。

诚能放眼量风物，尽瘁还余十几年。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春水荡漾嫩柳枝鲜一片生发景象，但是自己在受压抑的状况下，还想到要尽最后的努力。

1972年6月，武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主管全国石油化工工艺研究及发展规划等工作，组织上对他还是非常重用。1973年派他和孙晓风副部长参加中罗技术合作会议，并在罗马尼亚考察炼油和石油化工。武迟还负责全国科研规划制定，1975年在他实事求是地删去一些国外已经工业化的国内科研项目时，遭到吉林某化工研究单位的一位造反派的抵制，当时正值江青大搞“蜗牛事件”，兴起所谓要“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运动。该造反派就此事向江青写效忠信，诬告武迟崇洋媚外不支持国人自力更生等，江青对该信作批示，最后此信转到石油化工部。部领导要求石化研究院开全院大会传达该信件及上级指示，目的就是要掀起反对“崇洋媚外”新高潮。武迟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感到不知所措，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到文献中去搜索一下就能得出结论，怎么就成了“崇洋媚外”呢？难道不查文献闭门造车就是自力更生吗？他不能理解，可是他又害怕通过这个传达会，把他变成此次运动的牺牲品。此时，他已患有冠心病，那天早上他含着硝酸甘油带着

小板凳悄悄地坐在人群中。侯祥麟院长向全院职工传达该信及上级领导批示，传达后立即有人递条子问道：“武迟敢把自力更生的科研项目删掉，是谁给武迟这么大权力？”对这火药味十足的问题，侯院长的回答是：“科研项目的删减都是由党委最后作出决定，武迟没有这么大权力。”侯院长实事求是地制止了这场斗争风暴，但对武迟却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武迟备受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释放，他在1976年10月中旬去兰州出差途中作诗一首：

玉宇金猴扫毒焰，银锄铁臂力空前。  
太行绿水环山绕，大寨红旗遍野鲜。  
锦绣秦川八百里，沉浮华夏五千年。  
今朝喜继凌云志，亿万风流定胜天。

1978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招收研究生，他当时就决定深入到研究室去培养研究生。这些年对国外科研的新发展了解很少，要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了解世界目前的状况。他认真地阅读文献专利，一个图书管理员曾回忆：星期日图书馆里几乎没人，只有武院长是常客，他经常会来。1980年身体已经很差，他还争取到东京参加世界催化剂会议，他努力钻研催化工艺及有关理论的新发展，推动了以分子筛为催化剂的新工艺的开发工作，以及具有先进水平的重整催化剂的研制等，并在这些领域中培养了研究生。1980年武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鞠躬尽瘁

1983年，武迟身体越来越差，冠心病、肺气肿、胃下垂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复兴医院。医院离曹本熹先生家很近，曹先生是他在清华

的老同学，也是石油教育事业上的好同事。当时曹先生经癌症手术后正在家休养，听到武迟住院，他亲自到医院看望。不久曹先生去世，没想到这次会面交谈竟成为他们的诀别。武迟非常悲痛，曾写下一首长诗。诗中除了怀念老同学，还回忆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也写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充满信心、努力工作、鞠躬尽瘁的决心。

1985年武迟因身体不适去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检查，没想到在医院被传染流感，引发肺炎高烧不退，后经协和医院呼吸科主任会诊，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由于肺功能衰竭，生活中必须靠吸氧维持。在他晚年和多种病魔作斗争中，他仍坚持写下科研规划，甚至在病榻上阅读批改研究生的论文。

1986年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原来白天需要吸氧，后来发展到24小时全天吸氧，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伏案工作，关心国家大事。1987年9月，武迟再次病重住院，他预感自己时日不多，想到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想到他在大陆及海外的老同学，在病榻上写下了最后一首《七律》：

时登铁塔入青云，俯瞰神州石化兴。  
几度游欧多启迪，古稀新域尚耕耘。  
喘生春夏秋冬日，愧对东西南北人。  
五十年来疏旧友，音容人事忆犹新。

1936级武迟，1987年9月于北京

1988年2月，武迟病情恶化，此时他已不能说话，但有时还想在纸板上写字，询问重整催化剂的情况，他心里想的还是工作。除夕之夜炮竹声此起彼伏，我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春天就要来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他只能微微地睁一下眼，慢慢地又闭上了。3月1日上午，他悄悄地离开人世，享年74岁。 2014年12月14日